

书名：经典网络小说——体验那种感动

川藏公路——我和小梅的故事

生命中曾有一种痛楚，这儿说的是这样一段人生经历，它记述了两个同在异乡旅游的男孩和女孩，结识在艰险荒凉的川藏公路上，以及后来他们之间发生的一系列超乎寻常、充满迷幻色彩的故事。

一、

我和小梅是我即将离开拉萨，踏上川藏公路前一天认识的。当时机票十分紧张，预售时间据说已经排到了9月初，我已经没了在拉萨等上十几天的耐性，但是我也不想再从青藏公路出藏，因为自己出外旅行向来不愿走回头路，最后选择川藏公路离开西藏其实多半是因为我“无路可走”。

离开拉萨前一天，匆匆地在街上买了些路上吃的干粮——几块硬硬邦邦的压缩饼干和好多个大饼子，又抽空去大昭寺外的八角街买了些纪念品，这些东西把我的行囊塞的满满当当。期间还抓紧时间洗了个澡，将逐渐失去本来面目的那些脏衣服洗干净，连日来的东奔西走使我难得能够如此从容不迫。

出发前这天上午，我终于放弃了独自走川藏公路的念头，直到现在我都记不起当时怎么突然会有这种想法，现在想来多半是因为旅途中突如其来的一种孤独的缘故。我写了张字条贴在“吉日旅馆”门口那块花花绿绿的游客留言板上，希望能找到伴儿。但对此我并不抱什么奢望，因为适逢雨季，这条从拉萨到成都的国道实际上已经是不通车的，除了拉萨到林芝还开有长途班车外，余下的路程全靠一路自己截车，塌方，泥石流是这条路上的常事，而所有的艰险和乐趣也只有真正走过它的人才能深深体会。

我斜斜地靠在旅馆二楼回廊的长椅上，抽着烟，品尝着一根翠绿的黄瓜，黄瓜这玩意是个好东西，即能解渴又能补充高原亏缺的维生素，这条旅行经验是我从隔壁房间几个韩国旅行者那学来的。

8月的高原阳光透过重重树隙暖暖地照过来，夹杂着淡淡酥油清香的风亲抚着我那黑黑的脱了皮的脸庞，让我暂时忘却了火辣辣的疼痛，远处布达拉宫的金顶在蓝天白云下显得格外庄重耀眼，楼下三三两两的游客进进出出，带进来一阵喧闹，不过瞬间又安静下来，渐渐地，我就这样慢慢打起盹来，连续奔波之后的极度放松让我觉得十分惬意。

“请问这儿有没有叫XX的？”

我耳畔传来一个女孩软软的声音，音调里带着些疑惑和试探，我睁开眼，旁边站着个姑娘，穿着条牛仔裤，黑色的套头衫，一把乌黑的长发，我眼光扫过她的脸，那是一张平凡的，未经过化妆品堆饰的脸，五官匀称，面色白皙，但两颊相对宽了些，我注意到她那对黑黑的眸子，目光深邃，似乎还流露出少许沧桑，最后我得承认她身体的线条还是挺丰满的。

“啊，我就是。”我急忙从坐椅上站起来。“我看到你的字条了，想和你结伴同行。”

“噢，是吗。”我慌乱地回答道，一边下意识地捋了捋乱蓬松头发。

“我来西藏就听朋友说川藏公路沿途景色很美，一直想有机会亲眼看看。我刚买了拉萨到成都的汽车票，回旅馆就看到了你的留言了。”

“什么？据我所知，现在确实有开成都的班车，但走青藏公路，不走川藏路。”

“是吗？怎么会这样？”她一脸的遗憾。

“不过你可以去退票，如果你决定和我一起走的话，我还没买票呢。”一说完这话我又有些后悔起来。我就这样慢慢地和她聊起来了，她告诉我她的名字叫小梅，住在深圳，刚刚

辞了工,趁找下一份工作前出来旅游。老实说,我当时真不是很希望她和我一起走川藏公路,因为我觉得孤男寡女,在一起行动未免太不方便,况且,在旅途中,我可能要照顾和迁就她很多,虽然我对可能在路上出现的情况有所准备,但我自己也没有太大把握,她就是能给我帮助,那又能有多少?

“对川藏公路,你知道多少?”我试探性地问。

“不知道,我只知道沿途要穿过横断山脉,挺艰险的。”

我望着她,心里一阵好笑,这女孩子,怎么冒冒失失的,来西藏旅行可不能随心所欲,事先应该做一些准备,至少要先预计时间和费用,计划好行程线路等。我只好耐着性子向她粗粗地说了一下我的旅行计划,最后我借给她一本《旅行家》第7期杂志,上面有川藏公路的介绍,告诉她不必急着答复,我想看了书上的介绍后,也许她会打退堂鼓的。

下午她过来敲我的房门,对我说:“我还是想试一下,万一不行我再折返拉萨。”

这样我就和她一起去汽车站退了票,买了两张由拉萨开往林芝八一镇的汽车票。又到“亚旅馆”门口的小店买了个睡袋,也许路上用的着。

二人在一生中会经历奇奇特特的事,遇见各种各样的人,有些只是只是你生命中匆匆的过客,犹如繁华夜空中的流星,一闪即逝;有些人成为了相伴你左右的朋友,在困难的时候向你伸出温暖的手;有些则属于另一类,介乎二者之间,但却在你脑海中留下深深的烙印,成为你一种恒久的悲楚,或是一份挥之不去甜美的印记,现在我知道,小梅是属于最后的一种。

二、

18日一早的班车,小梅很早就收拾好行囊在房间里等我。

客车载着我们沿着拉萨河蜿蜒前行,就这样我很快要离开拉萨了,从车窗向雄伟的布达拉宫深情地眺望了最后一眼,它是那么庄严肃穆,犹如沉默的巨人向我展示它最后的辉煌,哦,我美丽的拉萨,我心中的神殿,但愿今后能再有一天回来看看你。

中午时分,车到了山南泽当,泽当历史久远,远近闻名,西藏著名第一座具有佛、法、僧三宝的桑耶寺就坐落在这里,整个寺庙的建筑风格融藏、汉、印于一体,寺中喇嘛,红、黄、花三教并修,堪称西藏寺庙一绝。

车出泽当不多久就彻底地告别了柏油马路,穿流不息的雅鲁藏布江弯弯曲曲地出现在车的左侧。路开始左右颠簸起来,屁股在座位上磨来磨去,十分难受;漫漫风尘被车轮卷起,铺天盖地地向我们袭来。

我坐在小梅旁边,一车的乘客除了我们就没有人还象个游客,他们中有从青海出来到林芝修川藏公路的筑路工,有刚探亲回部队的军官,有大老远从四川过来探女儿女婿的老太太。车厢里不时传来人们用四川话大声交谈声音,间或他们又发出阵阵肆无忌惮的笑声。我和小梅彼此都没有太多话,也许是刚认识不太熟的缘故,大家都保持着一份拘谨,一份矜持。我当时想的是为什么当初我没一口回绝她,可能是因为我虽然一路上风尘仆仆,独来独去,但从根本上或者说从潜意识里面我是一个弱者,我也害怕孤独,我也渴求温暖;抑或是当时她那深邃的略带忧伤的眼睛让我无法拒绝?也许永无答案,也许只能用缘分来解释。上帝就在那一时刻,那样一个地方将她引到了我面前。我看着她,她靠在座椅上,头戴那种黑色的周围都有沿的太阳帽,一幅黑色的墨镜架在小巧的鼻梁上,她似乎已经睡着了,散漫的长发遮去了大半个脸,我甚至可以清楚地听见她均匀的呼吸……突然间她猛地醒了过来,用手在行李袋里摸索着什么,不一会她拿出一瓶防晒液,一边开始在脸上均匀地涂抹着,一边对我说:“没办法,我不想让自己变个黑脸婆回到深圳。”我笑着对她说:“你们女孩子就是事情多,不过你皮肤真的护养的很好,一点也看不出在西藏呆了这么长的时间。”“你要吗?”她在涂她的脖子了,我看到她的脖子纤细而白晰,“我,用不着了,瞧我这模样,早就脱胎换骨了。”之后,她又回复到以前那副睡姿,我突然想到了什么,在她耳边说:“你怕晒的,

咱们换换位置吧。”“不用了，谢谢你。”“我这有个冲气旅行枕，垫在脑后舒服很多。”她看了看我，说：“哎，我用不惯它，还是你自己用吧。”“别客气。”我仍坚持说道。“我真的不喜欢用。”她没看到我一脸尴尬。

接下来，车开始走盘山公路了，路很陡，发动机喘着粗气缓慢地爬着坡，我和小梅彼此都沉默了，看得出来，她那些客气的言语是对我是一种无形的抗拒，应该说我当时举止是很单纯的，我只是觉得，做为一个男孩子，重任在肩，理应自觉地牺牲小我而照顾她。她对我的那种软软的回应，不能说是对我自尊心的一种冒犯，但至少让我感到了一些压抑，那一刻，我几乎把她看成了一尊冷漠的雕塑，她怎么就好像那么心事重重，一言不发呢？老天，我甚至开始认为当时的抉择是一大错误了。

天气渐渐阴了起来，原来还是那么晴朗的天空，一下就变的阴云密布。车开始爬加查山了，盘山公路象一条巨蛇蜿蜒伸展在山间，车就像一只甲虫吃力地向上爬着，似乎永无尽头。渐渐地，山涧笼起了团团大雾，十步之外看不见人。车轮离悬崖边不到一米，司机万一技术欠佳或机械失灵，都有可能让我们一车人粉身碎骨，我不禁有些担心起来，车头的每一次大回转，我的心就不自主的提起来，随着方向又驶上正道，悬起的心又一次重重地落了下来，如此反复，到后来倒安心了，因为担心纯粹是多余的，你只能虔诚地对上苍祈祷，你只能将自己看做亡命之徒，除此你别无选择。

小梅已经醒了，双眼注视着窗外，目光和举止倒丝毫不显得慌乱，我真有点纳闷，她怎么就那么无所触动，真是一尊冷漠的雕塑。

汽车爬了三个小时，才喘着粗气上了山顶，加查山海拔将近 5000 米，空气稀薄，山顶有很多五彩的经幡和成堆的码尼石，天开始下起雨来，山风裹着寒冷不断侵蚀着我的肺，我不由的剧烈地咳嗽起来。路面变的非常泥泞，不时有车在路上抛锚，山路很窄，错车时，及其危险，车轮贴着悬崖边碾过，好在有雾，也望不见下面，倒心安了。

下到山脚快天黑了，大家忐忑的心略有松弛，挺车稍息时，司机从路边提着水给发动机和车轮降温，好家伙，水一泼上去，车轮咝啦啦直冒水汽，车轮给刹车刹的滚烫。

晚上在加查县附近的一个路边小店住宿，又开始下起了大雨，随便吃了点东西，就上床睡觉了。小梅和车上其他女乘客一起，被安置到看上去还挺好的一间平房里，我和其他车上的男同胞一样，没有多少优待，睡在一间木板拼凑的房子里，顶上胡乱地盖着塑料布，整个房间很多地方滴滴嗒嗒淌着水，晚上我不时被冻醒，还时不时有雨点落在我的头上，其状惨不忍睹，但比起那些付不起住宿费裹寒在车上的乘客来说，我算幸运的了。那一夜我情绪十分低落，主要是天气坏，再加上带着一个如此冷漠的女孩子，跟她在一起，我的心也变的沉重起来，这样旅游真他妈的受罪，早知道，一个人走了，我就这样迷迷糊糊睡着了。

三、

第二天，天还没完全亮呢，我在睡梦中被隆隆的汽车马达声惊醒，一看表，七点多了，房间里就剩我孤零零一个人。我脸也没洗牙也没刷牙抓起行李就冲上车，小梅已经坐在那了，我有些气恼，埋怨道：“小梅，你怎么不叫我啊。”“我不知道你睡在哪。”我无话可说，悲哀地望着窗外，雨还在唰唰地下着，浓浓的晨雾掩去了四周群山的大部，油油的青稞地被一夜的雨水洗礼的格外青绿，路边的村舍在晨雾中时隐时现，此刻，我觉得，小梅就像那雾一样，披着她那神秘的外纱，让我看不真切，摸不照方向。

雨越来越大，汽车冲破迷漫的水雾艰难地前进着。车顶开始漏雨，我不得不左右摆动着身体来躲避雨水。路面更加泥泞，积满了大大小小的水坑，路边时不时有小塌方，风化松动的岩石被大雨冲下来，横七竖八地滚到路面上。

车过了加查县，雅江又出现在左侧，它就像一条咆哮嘶吼的巨龙一样，波涛汹涌地拍打着两岸，似乎想摧垮一切。

上午10点钟，前面出现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塌方，塌方的两边都停着三两部汽车。路上滚满了碎石，路基也被冲刷的只有约两个车轮宽，司机倒是很有把握，说把车开过去没什么问题。但没有一个乘客敢再坐在车上，为安全起见，司机也要求大家先走过塌方段，在前面安全的地方等车。

乘客们纷纷下了车，我和小梅走在队伍中间，塌方的地方并不太长，只有二十多米，乱石，小树，山泥堆的到处都是，风吹过来，塌方最脆弱的斜坡上还噼里啪啦往下滚石头。大家一个接一个小心翼翼地通过塌方段，轮到我们的了，我回头望望小梅，对她说：“牵着我的手。”她顺从地把手伸过来，“不要望上面，注意脚下。”我拽着她手顺利地通过了塌方，到了安全的地方，我们相视一笑，但都没再说什么。

雨渐渐小了些，我和小梅肩并肩站在一块高地上望着司机将车摇摇晃晃地开了过来，人们一阵欢呼，排着队上了车，车厢湿漉漉的，不时传来骂娘的声音，这种鬼天气，谁都受不了。

“其实早上是我要司机等你的，否则车早跑了。”小梅突然淡淡地说，“哦，是吗？”我双眼望着窗外，若有所思，早晨的怒气却消去不少。

真是祸不单行，中午车过朗县没多久，又遇见了更大的塌方，前面传来消息说，一块巨石砸坏了路基，车没法过了。司机下车去塌方的地方查看去，我也跳下车，赶过去看个究竟，和他们一道走了大约半公里到了塌方的地方，看着司机一脸的愁云，我知道这下是彻底完了。塌方的地方是在一个拐弯的地方，6米多的路只剩不到两米宽，主要是大半路基完全塌陷，短期内根本无法修复。

我又回到了车上，小梅见到我急切地问情况，我告诉她这个坏消息，“现在只有两条路，要么跟车折回拉萨，要么拿上东西走过塌方，到对面搭回头车继续往下走。”你的想法是？”小梅望着我，“我，当然是往下走了，我向从来不走回头路的。”“那我还是跟着你吧，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并排坐在座位上，我又饥又饿又困，可在这荒郊野岭到哪去找吃的？我突然想到了在拉萨买的干粮，可我实在懒的去车顶的行李架上拿，小梅好像意识到什么，“你还没吃东西吧，我这有巧克力，给！”我眼睛一亮，二话没说接过一大块就啃起来，一早起来空腹赶路，实在太饿，再不吃点东西真的要瘫倒在地。“我想去塌方的地方看看，顺便呼吸点新鲜空气。”小梅望着我，目光中似乎带着少许期望，“我带你去吧，反正在这也是呆着。”

后来，我和小梅到了塌方的地方，两边立满了受阻的人群，“走吧。”小梅叹了口气，我和小梅慢慢地往回走，天又下起了小雨，小梅撑起了伞，示意我靠过去，我接过雨伞，小梅默默地走在我身边，突然我伸出右手，猛地搂住小梅的肩膀，我不知道怎么会那么大胆，小梅一点也没抗拒，温顺地躲在我臂弯下，我觉得她的肩膀很柔软，她飘动的发丝摩挲着我的脸庞，我闻到了她身体散发出来的幽香，一股暖流从我内心涌起，天依旧阴阴的，云层很低，在山谷里飘来飘去，岩石嶙峋山腰上有一只苍鹰在风中展动它有力的翅膀，空气中弥漫着湿湿的野花的芬芳，雅鲁藏布江在永不知倦地为我们欢快地歌唱；我突然感到很满足，我希望就这样搂着小梅一直走下去，走下去……

我早就说过，人的欲念是永无止境的，一生中能让你觉得很满足的事情并不多，那一刻，我感到和小梅之间的戒备和警觉正在淡淡褪去，在原始的，没有旁人目光的地方，彼此脸上戴的面具都自发地脱落了，裸露在对方面前的是一张未曾刻意装扮的脸，而包裹在坚强而冷漠躯壳下面的，那颗脆弱的，渴求温暖的心，它正慢慢地显露出来，欢快地跳动着……

从那时开始，在别人眼里，我们俨然象一对热恋中的情侣，交谈的内容也渐渐丰富起来，但她从来没给我讲她的过去，不止一次，她对我说：“为什么要问我这么多呢？咱们把握好彼此现在的感觉，不是很好吗？”我从她那又分享了很多好吃的东西，而我在拉萨买的那些硬

邦邦的压缩饼干，实在难以下咽，趁着路边几个藏族小孩好奇地打量我们时，我一股脑全送给了他们。

那一天漫长的等待也因为有小梅在身边而不至于太乏味，我们直到晚上7点钟才在另一边搭上一部军车，走过危险的塌方段时我牵着她温暖的小手，让我感到自己重任在肩。车开了约两个小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浓雾弥漫在旷野，刷白的车灯划破夜色的重重包裹，黑墟墟的树影如忠实而沉默的守护士一样往后倒退。

9点钟我们到了甲格兵站，司机再也不敢往前开了，今晚上必须在这住上一宿。兵站一下子不能应付突如其来的这么多乘客，场面一度十分混乱，最后分配的结果是所有妇幼及老弱病残能分到一个有被子盖的床位，其余的全被安置在一间废弃的营房里，我帮小梅争到了一个床铺，叮嘱了她几句，就从车上拿下睡袋，走进营房。

营房是那种长条形的平房，除了一进门两大长溜通铺外，别无它物，我借助昏暗的灯光，找了个比较靠里的地方铺开了睡袋，睡袋微微有点湿，但比起那些没有被子盖的其他乘客来说，我实在太幸运，这种在特殊情况下造成的不平等性，让我感到旁人眼中的嫉妒、愤怒和一种可能诱发的暴力倾向，我可顾不上太多，疲倦和寒冷此刻象大山一样向我压来，衣服也没脱，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四、

第二天起来（20号），天放晴了，我收拾好东西冲冲地去找小梅，她已经在那洗漱，我走到她身边，问：“昨晚上睡的怎么样？”“不太好，被子太薄，老冻醒，你呢。”“我，挺好的。”“我昨晚上睡觉前到营房来找过你，看你怎样安置，但见到你时，你一动不动，估计睡着了，就没打搅你，你旁边那些男的那样盯着我看，让我感到很不自在。”“啊，是吗？”我感到了一阵温暖，又感到了一种深深的自责，“对不起，昨天太累了。”我内疚地说，“你要吗？润肤露。”她正在往脸上涂着，“噢，我没那习惯。”“涂点皮肤不至于那么干燥。”“不用了，我带着呢，一直没用过，真的用不惯。”她也没再坚持，我看着她优雅地往脸上，脖子上，手上涂着润肤露，就像欣赏一件美丽的艺术品，她那由里到外散发出的成熟的美让我在那一刻感到了自己的卑微和渺小。

后来车又上路了，一路上景色美的出奇，天瓦蓝瓦蓝的，白云如棉絮一样千奇百态。一路沿雅江下行，路开始好走起来，没那么危险了，而此时的雅江一反昨日的咆哮和愤怒，也变得温柔尔雅起来，车穿行在原始森林里，不时有清澈的山溪漫过路面，路边的树林里长着好多红红的果子，还能看到不少成群的野桃树，沿雅江的河滩上能看到一些巨大的沙丘，洁白的沙砾在蓝天青山对比之下分外耀眼，我和小梅都深深地陶醉于四周的美景中，每每见到一处美丽的景物都拼命指给对方看，然后一起发出大声的赞叹。

我们在夕阳中终于到了八一镇，原本只要两天的路程由于中途塌方而多走了一天，但一切都算顺利，在八一，我们在地区行署招待所住下，很自然地，我们只要了一间双人房，晚上我靠在床头写着旅行日记，看着小梅从行囊里拿出她那些化妆品，她对她的皮肤总是那么爱护，不向我，早就练就了皮糙肉厚的功夫，我那时突然想对她说：上帝已经给了你们女人一张脸，为什么你们还不满足，硬要给自己再画一张呢？但我还是没说出口，我不想破坏她的兴致。女人嘛，爱美是天生的。男人丑点还可以安慰自己“俺很丑，可是俺很温柔。”女人可就不行啊！互道了晚安之后，大家上了各自的床，我很快睡着了，那一天，我感到很快乐。

五、

八一镇是西藏林芝地区的区府所在地，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城。海拔2950米，秀美的尼羊河从城边流过，河谷四周的山坡上，树木参天，原始森林保存的很好；西藏农牧学院就设在这里，使她成为全西藏第二个拥有大学的城市。

还记得作家黄宗英笔下的那个感人的《小木屋》的故事吗，它的主人翁南京林业学院的女教授，孤生一人来到这里，凭着对高原生态植物研究的执着追求，和对人类生存空间最后一块净土的热爱，在这创办了全国第一个高原生态研究所，用生命和青春写下了“生命不止，不落征帆”感人篇章。此刻，我眼前似乎出现了一种电影蒙太奇的效果，各种镜头剪接在一起：我和小梅坐着修路的小四轮去看大柏树；我和小梅并肩走过刚刚收割后的青稞地；我牵着小梅的手赤脚踏过清澈冰冷的尼羊河岔流走到河边的沙洲上；我和小梅座在河边默默地望着河水永不停息地向前流去；我抽着烟站在山坡上讥笑小梅爬山时笨拙的模样；我光着脚吃力地背着小梅淌过芳草凄凄的小河沟；我和小梅湿漉漉地躲在当地种菜人木棚的屋下……。哦，一切仿佛那么清晰，但现在离我实在太遥远了。

我和小梅差点被困在八一，去下一站波密的公路也出现了大塌方，传来的消息是近期内根本无法通车，而我们来的路上如前所说也回不去，一时间去或回全无法由我们选择，我们象两只无头苍蝇盲目地走在街上，遇见有车就上去问司机是否去波密，皇天不负有心人，小梅的运气不错，终于碰见一部准备开往波密的吉普车，司机是个四川的复员军人，人挺爽快，谈好价钱我们回旅馆拿了包就上了车。在这之前，我从资料上及拉萨到八一的客车上就知道八一到波密中间的通麦天险路段，是最为危险的。只要有雨，泥石流就活动频繁，两边的山石风化严重，经常冷不丁砸下来。在八一，我们也向当地走过这段路的人打听过，但众口不一，有说没事的，有说太危险的，当然听的最多的还是那些善意的人们劝我们别去冒险的话。所有的这些，加上资料上介绍的情况，不得不让我们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上车前，我问小梅：“决定往下走了？”小梅坚定地说：“反正回路也断了，不如往下走吧。”看她那样子，似乎比我表现的还坚强。

车上有一些乘客了，连同司机总共有 11 个人，吉普车是那种后面座位两边排列的，比一般的吉普车要长一些，大家带的东西都很多，将后面塞的满满的，每个人的空间十分狭窄，想伸直脚都十分困难。让我来介绍一下搭车的其他乘客吧，因为这对后面故事发生的进程非常有用，除了小梅和我及司机，有四个女的，四个男的，女的中有三个她们自己说是去波密一家舞厅做小姐，其实人挺好的，另外一个波密的女医生，男的其中有一个是女医生的老公（可能），另外三个中一个是刚从警校毕业去波密实习锻炼的藏族小伙，昌都盐井人，叫“尼玛”，藏语“太阳”的意思，一个是从云南大理到波密做金银首饰加工生意的，叫“小寸”，剩下的那位是甘肃来的，回族人，长着张标准的国字脸，腰里别着把长长的匕首，在波密开店，车开了没多久，大家都慢慢地熟悉了，车厢里不时传来欢快的笑声。我这样详细地介绍大家，当时是因为有那么一种感觉，在那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一段特定的时间跨度上，彼此都是平等的，人无贵贱，所有能相互帮助的地方大家都能互相体谅，就拿那三个做小姐的来说，我和小梅当时一点都没觉得怎么，每个人生活的起点不同，受制约的条件不同，你可以说她们是用出卖欢颜和肉体来讨好别人，那我们呢，难道就没有用出卖自己的灵魂和快乐来取悦别人的时候？换句话说，我们大多数人都无法永远生存在自己的意念中，很多人都生活在别人的影子里，只不过表演的时间有长有短，表演的空间这儿那儿这样看来，我们大多数人其实都是在做着一种“三陪”的角色，方式和工具不同而矣！

就这样，我和小梅在八一呆了两天之后又匆匆踏上去波密的路途。路崎岖不平，到处在翻修。车过林芝县没多久就上山了。沿途有很多巨大的高山松，树上垂落着长长的树挂，吉普车外面看上去挺新的，内部却十分糟糕，爬了没多久就要停下来到路边找水来冷却烧开的水箱，好在小寸他们熟悉一路上的水源，除了走走停停时间要耽搁一些外，我们毕竟能够朝着目标一步一步地前进。

渐渐地大家的话题就转到了前面大塌方的地段，小寸和那个甘肃人一星期前刚从那经过，现在他们讲出来的言语中还带着恐慌和颤抖，小寸说：上次他本来说什么也不过八一来的，那天下了一天的雨，通麦天险 102 道班如往常一样出现了泥石流，出现塌方地段的范围

约有一百多米，汽车交通早就中断了。但如果你大胆，可以趁泥石流流动缓慢时徒步淌过去，八一到波密只有这么惟一的一条路，除非你钻进深山老林，翻越十几个山头花上一天绕过这段该死的路（后来我看书，当是余纯顺就是这么走的），小寸接着说他那天站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看着成足有60度角的泥石流哗哗地往下淌入下面激流起伏的易贡藏布江，他要到八一去采购货源，必需要走过去，站在旁边犹豫了快两个小时，看准机会脱了鞋袜走进泥石流群，走了20几米，就要到泥石流活动群了，突然一块磨盘大的石头呼呼的从上面滚下来，从他前面三米的地方滑过，他说当时他都傻了，脚发软，泥石流没到大腿根，几乎没力气拔脚，最后都不知道后来是怎么过去的，说完，撩起裤腿，指着伤痕累累的大腿让我们看，伤口全是被泥石流里面尖利的碎石划破的。另一个甘肃人接着说：三天前我从那过来也是淌过来的，当时那还死了两个人，尸体就摆在路边。我和小梅急切地问道：怎么死的？甘肃人说：那是两个波密的藏族人，本来他们都走过了最危险的泥石流活动区，正站在台路边的推土机旁边整理裤腿，突然一大块山体滑下来，将两人连同推土机埋了个严严实实，等到滑坡稍有稳定，旁边的人将两人挖出来，早就没气了。

两人说话的口气一点也不象开玩笑，他们坐在那里也无不对即将去到的102道班路段忧心忡忡，嘴里不停念叨：老天别下雨！后来我们从他们口里还知道，那儿当地人叫它“死亡谷”，从川藏公路开通的那天起，不知道有多少辆车从那滑下去，也不知道有多少冤魂屈死在那里。他们的讲述连同前面听到的有关“死亡谷”的故事，着实把我和小梅吓的够戗，车经过美丽的鲁郎，夕阳映红了天隅，“是个好天，估计小车能开过去。”司机信心十足，“你经常从那开车过来？”我问司机，“不，我只是以前当兵时从那经过两次，那是七八年前的事了。”“啊！”我几乎绝望地叫道。

天色渐渐黑了，吉普车打开了车灯，我们走在茫茫的原始森林里，景色十分秀丽，但我和小梅都无暇欣赏，我们一个道班一个道班地数着，105，104，103就要到102道班了，大家都十分紧张，车厢里变的出奇的安静，彼此能听见沉重的呼吸，路开始难走了，不时有较大范围的塌方，每次开过后，我都紧张地问：“是不是过了102？”因为我们在这之前有个协议，怕司机因心理紧张而不提示他是否到了102，以免他紧张过度导致动作变形，所以我和小梅都不知道是否到了“死亡谷”，看到小寸忧愁的模样，我知道还没到。

我们就像等待宣判一样紧张而无助，况且都晚上11点多了，视线那么差，司机又对那不熟悉，我真不知道等着我们的结果是什么。为了缓解车内的紧张气氛，我给大家讲了个笑话，我说：现在人都精了，动物也精了，以前在树林里面碰见狗熊，你最好的办法是躺在地下装死，因为狗熊不吃死的生物，它最多用鼻子嗅嗅你，过一会就会走的；现在可不一样，你如果装死，嘿，它走到你身边一屁股坐在你身上，你如果命大，肋骨断几根强忍疼痛一身不吭，那可能有点希望，如果你捱不住，当时就给它老人家坐死了。所以，现在最好的办法据说是这样的，当你看见它，它也望见你时，你要叉起腰，理直气壮地大喝一声：什么的干活，口令！于是，你就可以趁它搔着脑门拼命傻想时，利用这宝贵的时间迅速逃跑。虽然这笑话引来了一阵笑声，但我依然无法排遣内心的恐惧，看的出来，小梅也一样，她紧紧地依偎着我，我用手搂着她，安慰她别太紧张，不过我感到我说话都带着些颤音，汽车在夜幕中飞驰，102道班就在眼前，我似乎看到那地方有一个恶魔在狞笑，他守在山坡上，手里举着巨石，似乎要把所有过往的生灵砸个粉身碎骨。

那一晚，我才知道，我原本他妈的那么怕死，真不该把小梅也拉进来一起受这种痛苦的折磨。

我们终于到了恐怖的“死亡谷”，尽管其他人没有说，但我从死一般沉寂的空气中感觉到了。车开始左右剧烈地摇晃起来，身边的行李离开了它们原有的位置，紧紧地挤压着我；透过狭小的车窗望出去，路边停着不少被塌方所阻隔的货车，人们围坐在一堆堆篝火旁，抽着烟，聊着什么，不时有人向我们一边招手一边高喊道：“危险啊，过不去！”吉普车依旧

摇晃着向前开，晚上，看不清四周，我和小梅搂在一起，象坐在一叶波涛汹涌海面上小船上，我紧张到了极点，一把攥住了小梅的手，我感到手心出了好多汗，小梅的手也是，看的出来她也十分紧张。此刻的我们，共同的恐惧把我们紧紧拉在一起，将对方视为惟一的依靠，握住她的手，我稍稍有些安定。透过车灯，依稀看到路很窄很窄，布满了碎石，夜很静，除了汽车马达的轰鸣，我能清楚地听见悬崖下面雷鸣般的水声。

走了塌方段约三四十米，汽车却抛锚了，司机着急地打了好几次火，依旧发动不起来，我和几个男的跳下车，有推车的，有在车轮下垫石头的，依旧不行，后来司机发现原来没油了，赶紧从后面翻出油箱加油，这时我环顾四周，那一夜月亮很亮，透过月光能基本上看清周围，脚下是软软的泥浆，小寸说，这就是泥石流的泥浆，下午刚被推土机推过，又指着泥浆上大大小小的石头说：“好家伙，才几个小时就掉下来这么多。”停在塌方的地方十分危险，因为能清楚地听见附近的山坡上有噼里啪啦的石头滚下来，小寸不敢再坐车了，要我和他一起走到前面安全的地方去。我告诉他先走，我不能抛下小梅独自跑了。我用手指敲着车窗，叫道：“小梅，下车，咱们一起走吧。”在这我不得不佩服车上几个女同胞的大胆和镇静，她们没象我们几个一样抛下司机，独自逃生，而是一直坐在车上安慰司机别紧张，司机在加油那会告诉大伙可以先下车走到前面安全的地方等他，她们怎么就那么镇定自若？小梅也在她们的鼓动下怎么也不肯下车，我没办法，只好一个人走了，我觉得如果人滑下去或许还有命，车要翻下去肯定全完蛋，所以我得走。

原来这地方真的很危险，路窄，泥石流将原本顺直的山路冲成了扭曲的S型，下面是约成70度的陡坡，光秃秃的，全是石头块，路面到谷底有一百多米，路面泥浆很多，能听见细微的水流声在路面淌过。我正边走边看，猛地前面传来小寸喊：“快走啊，注意上面，有石头滚下来啊。”我抬头望着上面，山风吹过来，能清楚的看到细小的石屑如水一样泻下来，间或滚下拳头大的石头，砸在路面啪啪作响。我一时有些惊慌，顾上不顾下，差点摔了一跤，后来总算走到了安全的地方，我和小寸站在路边，他指给我看上次差点被石头砸中的地方，然后又指着谷底说：“你看你看，那些都是掉下去的汽车残骸。”顺着手指，借助明朗的月光，真的能看见那些闪着光亮的残骸。

我焦急地等着汽车开过来，甚至觉得舍弃小梅独自逃跑很自私，不过后来汽车总算摇晃着开过来，在半途又停了下来，有人在车前面搬石头铺路，最后有惊无险，人车平安。上车后，我问小梅：“你不害怕？怎么不和我走呢？”小梅说：“谁说不害怕，后来我下车想找你黑漆漆的看不见你，脚发软，只好又回车上。”“可我当时叫了你啊。”小梅没再说什么，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她当时为什么留在车上，是为了表示自己的英勇？还是出于一种本能的逃避？反正我觉得没必要留在车上，因为遇到塌方，司机都不要乘客呆在车上，要求大家自己走过去。

六、

我们那天在凌晨四点钟到的波密，小寸不顾一路的疲劳，带我们找好了招待所住下。我和小梅都累坏了，各自很快地睡着了。

我们在波密呆了三天，期间我们搭了部吉普车去了一个叫玉仁的小山村，因为吉普车的司机我们跟他说好了第二天包他的车去邦达，而他这天刚好要送他一个干儿子去玉仁，他儿子在昌都教书，而儿媳妇在波密玉仁乡小学教书，夫妻分居两地好多年了，有一个两岁的小女儿，胖乎乎的，平时他们都无法相聚，因为离的太远了，只有寒暑假才有时间在一起。玉仁是波密县最为偏远的的一个乡，从县城到那汽车开了8个小时，玉仁四周环绕着雪山，远处是苍茂的原始森林，不时有冰雪融化形成的溪流潺潺流过，他们说每当春天来的时候，漫山遍野的野桃树的花映红了整个山沟，使玉仁这个荒僻的小村真的变成了世外桃源。

玉仁是一个纯藏族人居住的村庄，风俗很纯，人们象看外星人似的看着我们，不时掩着嘴发出一阵阵笑声，在这，语言交流十分困难，因为他们大多都听不懂普通话，而我们对藏

语除了“扎西德勒”也一无所知，但我们都很高兴，也很激动，我和小梅都庆幸能有机会来体验一下藏族人最真实的生活。

那一天的感觉不错，晚上我们睡的是乡招待所，玉仁乡晚上没有电，招待所院子里的藏狗很凶，嗅见生人味道就狂吠，黑夜里周围有无数双绿莹莹的眼睛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好在有管理招待所的当地人带头，那些狗吠了一阵就安静了，那人把我们引到一间空房子交给我们几支蜡烛就走了，我和小梅把房门紧闭，点燃了蜡烛躺在各自的床上，小梅很怕黑，一再央求别把蜡烛吹灭，我说：“哎，有光我睡不着啊。”后来她不再坚持了，可能她也很累了，我吹灭了蜡烛，房间里一片漆黑，夜十分安静，能听见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还有时不时传来几声狗叫。我突然起了个捉弄小梅的念头，说道：“哎，我刚才从窗子望出去看见了一双泛着绿光的眼睛，它在向我们房间张望呢。”小梅呀的一声，我能想像她捂住耳朵的样子，不由的哈哈大笑，过了一会儿，小梅说：“你真坏。”我赶紧说：“再不说了，再不说了。”说实在话，在这么一个偏僻的小村里，漆黑的夜晚，我说的那双绿眼睛其实把我自己吓了一跳，小梅捂起耳朵听不见了，我说给鬼听？自己吓自己？

第二天醒过来，小梅躺在那对我说：“我昨晚上一夜没睡着，老想着那双眼睛，听了你一夜的呼噜。当时很害怕，真想爬到你床上。”我赶紧接住她的话：“早说啊，我过你那边。”“呸！想的美！”看到小梅那疲惫的样子，我真有点后悔。

我们从玉仁返回波密又住了一晚上，第二天5点半出发前往邦达，一路经过了美丽的然乌湖，通过了另一处比较危险的路段--白马天险，但不如前面过通麦天险时那么紧张，沿怒江上朔在晚上九点钟时到了邦达。在邦达的那一晚最为难忘。

从资料上看，邦达到昌都169公里段是川藏南、北的联系线，它是一个交通的三叉路口，往北去昌都及邦达机场（世界上海拔最高），往西接八宿波密，往东去左贡、芒康，原来想应该是一个比较繁华的市镇，可却没想到荒凉的很，只有十来间小平房，我和小梅跳下车，拍了拍身上的尘土，“这就是邦达？”一时间我还以为司机在开玩笑呢，看着他着急和认真的样子，我才相信了，此时天已经黑了，四周见不到几个人，能听见发电机突突在工作着，旁边小饭馆里有几盏昏暗的汽灯发出惨淡的光，高原的晚风寒冷刺骨，我不由的打了个哆嗦。

从波密送我们到达邦达的司机连夜要开车返回昌都，我们走进了旁边的一家旅店，向那司机挥了挥手就此告别。

旅馆老板是个四川人，热情地将我们引到客房，“就这间了，其他的全给清早赶飞机的人预定了。”这是一间很小的木板拼凑的小间，里面并排摆着两张床，因为房子小，床和床之间没有空隙，看上去就像一间硕大的双人床，“这怎么行！”我有点急，虽然我和小梅从八一开始就住在一起，但大家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住在一起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彼此能方便照应，行动保持一致。“再去找找！”我冲着老板说道，老板转了一圈，回来无可奈何地说：“真的没了。”我看着小梅：“怎么办？”“住呗，我都累坏了。”我只好跟着小梅进了房间。放下行李我们下楼吃饭，邦达海拔4390米，空气明显稀薄很多，店老板炒出来的菜都有点生，我和小梅胡乱地吃了点东西，此时小梅显得非常疲惫，面色苍白，她告诉我现在她高山反应十分严重，觉得呼吸不畅。饭后我们回到房间，各自用热水泡了泡肿胀的脚，小梅很快钻进了里面那张床的被子里，我点着蜡烛，艰难地写着旅行日记。

早晨搭飞机的人们此刻还没来，整个二楼空空荡荡的，夜非常寂静，高原的夜风呼呼地肆虐着，似乎要吹垮一切。房子很不严实，到处漏风，所以冰冷刺骨，我不由的往被子里缩了缩。小梅象只小猫一样睡在那里，只露出两个鼻孔，我听见她沉重的呼吸声，忙探过身去，轻声问道：“怎么了，没事。”小梅哼了几声，说：“我现在很难受，胸口闷，快喘不过气来了。”我帮她盖好被子安慰她，但我实在也没什么办法。我终于写完了日记，吹灭了蜡烛，钻进了被窝，其实我也微微有少许胸口发闷，但没有小梅严重，今天我们走的太急了，从海

拔 2000 米左右的波密来到四千多米的邦达，肌体一下子适应不了，小梅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高山反应。

我就要快睡着了，突然小梅轻轻地说道：“我感到浑身发冷。”我转过脸向着她，沉默了一会，说：“我来抱住你吧。”小梅没说什么，似乎表示默许，我爬过去抱住她，她也搂住了我，她的头枕在我怀里，呼吸急促，我帮她把盖在头上的长发向后梳理，借助外面的光，她那张光滑的红润的脸完全显露了，我用手轻轻的抚摸她的脸，不禁蒙生出想吻她的念头，但没有做。我们的身体紧紧依偎在一起，相互温暖，彼此都能感觉到对方的每一次心跳。在这个寒冷荒芜的高原小镇的夜晚上，那种相互依赖相互渴求的本能充分展露出来，如果说在这之前，大家还保持着一份警戒，那么，此刻的我们真的彻底撕去了伪装，走到了一起。这也许不是爱，只是出于一种渴望温暖的本性，但正因为它是那么直接的，不经过装饰的，所以我当时体会到了一种比虚假做作的爱更伟大的一面，这也许是一种升华了的爱吧。我就这样抱着她，听着她逐渐平复的呼吸，小梅比刚才好受一些了，我想起了什么，问：“小梅，你觉得今后我们回到各自的空间里，有没可能走到一起？”接下来是很长时间的一段沉默，我知道小梅听见我的话了，她在思考呢，过了一阵，她慢慢地说：“是不可能的，说心里话，我很高兴能同你相识，共同走过这么艰险的漫漫长路，这是一种缘分，但缘分可遇不可求。我们现在所在的环境，并非一种真实的，代表我们全部的环境，回到现实空间后，你不是现在的你，我也不是此刻的我，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脱离了它存在的空间后，就会变的可笑甚至不可思议。”我听懂了，我能明白，正因为我也看清楚了未来，所以我将小梅搂的更紧。这一夜，我和小梅，两个孤独的独自在外漂泊的游子，相互依偎着，相互温暖着，我们感受到了生命中一种最真实的感觉。

这以后我们都忙着赶路，告别邦达沿怒江到了芒康，一个西藏最东边的小城，虽然一路上我们依然有说有笑，但我能看的出来，随着我们和现代社会距离慢慢地靠近，原来那种亲密的、相互依恋的情意正逐渐褪去，好几次，当我试图去握她的手时，她总是固执地将手挪开。她的目光中失去了原有的纯真和快乐，重新变的忧郁深邃起来我们在芒康时决定走滇藏公路出藏，那天我们搭着一部当地藏民拉满了木头的货车到了盐井，就要离开西藏了，却差点闹的分道扬镳，当时我扭头气鼓鼓的背着包一个人走到公路边截车想和她就此分别，但最后我还是折回到她歇息的那个小店向她低头，她当时对我说：“我觉得你不会舍我而去，现在也不是彼此分手的时候。”看着我无可奈何的表情，她得意地笑了笑。

再后来我们到了德钦，中甸，重新又见到了阔别多日的柏油马路，离开中甸又和她到了丽江，最后我们到了昆明，坐飞机回到了广州，在飞机上我们没有什么话语。从白云机场出来，我打的送她去中国大酒店对面的新锦湖巴士站，是分手的时候了，我帮她把包从肩上卸下来，拍了拍她身上的灰尘，我望着她，她也默默地望着我，我将手伸向她，她犹豫了一下，伸出手握上了我的手，分手时我觉得有很多话要说，但记得当时只说了一句：“祝你幸福。”她轻轻地回答道：“谢谢，也祝你幸福快乐！”然后我背上包，头也没回地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走到了过街天桥上，我站在天桥的中央，忍不住回头朝车站里面张望，小梅已经不在那了，我不知道她上了其中的哪一部车，也不知道她是否已经踏上了去深圳的路程。

那一刻我突然感到一片空白，一种复杂的心情占据了我整个大脑空间，我站在人来人往拥挤的天桥上，望着桥下川流不息的车流，我的心猛地象受到别人捶击一样感到了一种疼痛。我知道，和小梅就此分别，也许就是永久的离别，我们就像茫茫天际中运动着的两颗行星，从不同的地方驶来，在某个时间空间里交汇，尔后彼此都没有改变运动的轨迹，以某一固定的交角朝各自的目标前进，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七、

我回来后曾一度不太适应广州这个繁华的都市，生活逐渐纳入正轨，每天又开始象一块上了发条的钟表机械地沿着固定的线路滴滴哒哒运转着；每次我走在喧闹的都市大街上，却感到比在人烟罕至的川藏公路更为强烈的一种孤独，望着擦肩而过行色匆匆的人们，我有种冲动想对他们高喊：“请你停一停，来听听我心中的歌吧。”但是我知道，人们将会象看一个外星人似的看着我。

有一天，我撑着雨伞走在雨中，见到前面有个姑娘独自走前面，雨水将她纤细的背影打湿，我在朦胧中似乎又看见了小梅的背影，我想冲上去，如那天我打着伞搂着她走在雨中一样，但意识告诉我一切只是虚幻。当我快步超过她时，我看到了一张冷漠的没有表情的脸，也许她和我一样同样孤独，但在人们的目光和内心的戒备下，我们共同失去了从相知到熟识，彼此给予对方温暖的机会。我感到了一种悲哀，其实爱并非遥远而不可及，只是我们自己在通往爱的路上设置了太多的程序和障碍，大家必须小心翼翼地，经过一系列繁琐的步骤，一点一点地走近爱，要显的很矜持，很有规矩。我更希望爱是源于一种本性，而非由别人来操纵，就像我和小梅在川藏路上一样。

我现在站在现实的空间里，再回想起小梅来。我不得不承认在我们一起走过的那段日子里，她比我看的更清楚，更理智；有些时候，坐在黑暗里，常常想给她打个电话，听听电话那边遥远而熟悉的声音，我找出电话本，按照她给我留的电话号码，我知道她不会骗我，通过这个电话确实能找到她，但当拨完号码后，在另一边传来电话铃响之前我又重重地将电话挂起，不错，正象那一晚她对我所说的那样，回到各自生活的空间里，我不是那时的我，她也不是彼时的她，我们的航向注定只能相交，而永远无法平行。那么，我和小梅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就像一个笼罩着美丽光环的梦，永远留在各自的记忆里，我没有勇气也没有必要去破坏它。即便我能鼓起勇气将那种时时涌来的冲动付诸于一种行动，即便小梅她也能象以前那样，由于我执着的追求而再一次温柔地将头枕在我的肩上，可是现在的环境和那时截然不同，大家也不可能永远生活在过去的记忆中，因此，最有可能的结果是：我们既无法把握住未来，也将痛失掉过去，那些曾给对方留下的美好的记忆会顷刻间化为乌有。所以我宁可永远回忆而不去试图破坏。我想如果当时没有小梅和我一起，我也能独自走过川藏公路的，但一路肯定苍白很多。如果没有小梅结伴同行，那些日子，亦如往昔走过的那些没有感觉的岁月一样，我也将把它逐渐淡忘。

这16天，和一生的时间相比，只是短暂的一瞬，可它确是一段闪亮的日子，将照亮我以后的人生旅程。后记我从西藏回来后那段时间工作很忙，无暇及时地整理我的游记，连拍摄的胶卷也是陆陆续续一个月后才全部冲洗完，每一张相片都很精彩，将我在西藏的那些日子比较完整地记录下来，其中有很多是在川藏公路上给小梅拍的。闲的时候，我翻阅着每一张相片，过去的日子又一幕幕浮现在脑海中。

一个多月后，我收到了小梅的一封信，她把我的相片寄给了我。信写的很平淡，就像阔别很久的朋友的一种礼节性问候。我给她也回了封信，将她的相片寄了过去，犹豫再三还是留下了她的一张相片，信的结尾我还附了一份提纲式的川藏公路行程简介，在这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彼此都没再联系。

去年圣诞节前一个星期，突然收到她第二封来信，在信中她说前一段时间去了很远的地方，最近才回到深圳，信写的依然很朴实，在信的结尾，她这样写到：今天我才把去西藏的相片全部整理了一次，别人问起我的西藏之行，我总觉得没什么好讲的，因为他们不了解西藏，所以无法体验和理解我在西藏的那种感觉。况且一路上也没遇上很惊险的事情，包括最危险的通麦天险，也因为运气好而没经受太多磨难，所以就更没什么好讲的了。但心里却很感激能成功地从川藏公路上一步步走出来，当时的那种犹豫和紧张现在无法再能体会，很多事情不去亲身尝试就永远不会成功，很多自己的潜能不受到压力也不会迸发出来，我想，走川藏公路将是自己一辈子的财富。

我没回信，我们的联系就此告一段落。

我现在很怀疑我是否真的去过西藏，是否真的和小梅一起走过那 16 天的风风雨雨，很多时候我甚至告诉自己，那可能是一种幻象。我和小梅手挽手走在那条荒凉险僻的川藏公路上，所发生的一切在大多数人看来只是出于一种人的自然性，它只能存在于那个特定的时空里，他们告诉我，那根本不是一种爱。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在现在无从去把握和揣摩那时的感觉。但有一点我知道，确实曾有过爱，至少有过爱的萌芽，只不过我和小梅在它还没成长起来就用我们的意识将它扼杀了。否则我为什么在真正离别的时候感到了一种痛？而这痛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烈起来，最终成为了我生命一种永恒的痛楚。我知道我和小梅永远无法走到一起，我们会拥有各自的爱情和家庭，我将把这段经历小心地收拾起来，放在很高很远的地方。我可能很长时间不去触动翻弄它，甚至一辈子。可是我知道它永远在我内心深处，永远保持着一种青春的绿色。

写到这里，我的内心不仅没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相反，反而莫名地沉重起来。我就像一个灵魂的被审判者，坐在黑暗中，不经意地将原本掩藏很深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抖露在阳光下。我很抱歉写了这篇文章，如果它让你觉得沉重的话。这篇文章是献给自己和小梅，献给那些曾经孤独、正在孤独、将会孤独的人们，献给那些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理念而永不放弃的探索者。我希望天下有情人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真爱，希望所有苦苦地为理想奋斗的朋友最后能够成功。我还要感谢在西藏 36 天中给予我帮助和温暖的人们，给我感觉和思想的人们。谢谢你们能耐心地看完我这些喃喃呓语，我深深地爱着你们！

我为网事哭过两次

记得那也是一个空闲的夜晚，惟一不同的是，窗外下着小雨。刚刚考完试的我独坐在电脑前，喝着茶，很惬意的开始接触一个崭新的名词——聊天室，也不不知不觉地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情感经历。

因为爷爷喜欢根雕，家里到处都是“老木古槐”，而且窗台上就坐着一盆黄杨木的盆景，于是不由自主的敲下了“木杨”两字。第一次在聊天室游荡，感觉只是好奇，不知是什么原因，当我看到“可非”这个名字的时候，竟然会不由自主的勾起了“悄悄说”，“hi，你好！”我说。

“你好，今天是我第二次来……”她说，在这些最为普通的聊天室招呼用语以及互相介绍之后，她突然说：“你是我在这个聊天室里认识的第二个人，你呢？”

我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以前常来，最近忙，所以来得少了。”

“呵呵，你很诚实。”她笑着说。

平生第一次觉得说谎是如此的简单和快乐。

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我们谈的很投机，第一感觉，她是个很善解人意的女孩，凌晨 3 点，我和她道了“早安”后倒头便睡，第二天中午 12 点起床的时候，仍然是睡意朦胧，但平时无牵无挂的我却有了一种对午夜的期盼。

恍恍惚惚的过了一个下午，吃完晚饭，11:02，在还剩一丝希望的心境下上线，我终于看到了她的名字。

还未说话，她先在那边大声说：“你终于来了！”

“……”我几乎无话可说，“是啊，你‘早’。”我说，“你有半夜上网的习惯？”

“我妈晚上电话很忙，所以我只能牺牲夜间睡眠了，对不起，如果你白天有事，就不用陪我了。”

这样，每天在早安声中入睡，在家人睡着时上线成了我假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持续了将近一个礼拜，渐渐的，她在我脑海中的形象已日趋完善——南方一所名牌大学的高才生，毫无矫揉造作，一个很纯很善谈的女孩……

“你为什么不问我的名字？”她说。

“如果你愿意告诉我，我根本不需要问；如果你不想告诉我，那我何必要问呢？”自以为是很聪明的回答。

“你太不了解女孩子了。”她淡淡的说。

很难形容当时我的感觉。是惊喜，是感动，是惶恐，可能都是，也可能都不是。反正那以后，我得到了她的名字，也得到了她的电话号码。“明天我给你打电话！”临别时我说。

“喂，你是——木杨？”一个美丽纯净的声音从电话线的另一端传来，居然和想像中的一模一样！

“是，你好……”我竟然不知道说什么好，但当时的我却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

互道晚上不见不散放下话筒的时候，我长长的舒了口气，在心里的每个角落都充满了两个字——可非。

到假期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已经到了无话不谈的程度。而朋友们也都习惯了我的“作息原则”——中午之前，晚饭之后请勿打扰。慢慢的，我知道了她的童年，她的学业，她的家庭，以及她的——初恋。

“你会因为感动而去爱一个人吗？”记得那天她一改往常的随意调侃，很认真的问我。

“这……”我一时语塞。

然后，她告诉我一个关于感动与爱的“故事”——一个女孩在她16岁那年，在所有人都忘了她生日的时候，却意外的收到了一个男孩亲手做的贺卡——虽然男孩给她贺卡时的神情是如此的随意，虽然那张卡片上的星星贴的很不整齐，但女孩还是为这张卡片流了一夜的泪，于是对这个一直“默默无闻”的男孩有了莫名的好感……但是，在若干年后，女孩才发现原来感动只能是感动，与爱无关……于是，在那个晚上我们达成了——爱应该只是一种心动的感觉，仅此而已。也正是因为这种所谓的“心动”，使我开始幻想和可非见面了。

开学已经一个月了，因为要应付计算机等级考试，所以忙忙碌碌也觉得挺充实。只是在偶尔空闲的时候我常常想起可非，呆呆地看看她的E-mail。

少了每天的“例行公事”，作息时也变的逐渐正常了，但有时总觉得缺了些什么，在网上闲聊的时候，心里空荡荡的，于是一些“顽劣”的习性开始凸现出来了。

记得那是一个雨天的下午，正好没课，又不能玩球，于是几个铁哥们就一起在网上找人“寻开心”，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我认识了灵。

“你好，星期天有空吗？我们见个面吧？”这是我和她在网上说的第一句话，是不是很“痞”？（哥们在边上笑着起哄）

“OK！时间？地点？”她的回答出人意料的干脆和简单，我们都愣住了。

但惊奇归惊奇，手下的键盘还是敲的飞快，“明晚7点，××门口。”

“好，不见不散，bye！”没等我回答，她便下线了。

望着屏幕上“灵离开聊天室”的字句，我和哥儿们面面相觑，而后各抒己见，在得出了“灵是男孩”的结论后，大家便笑着一起去吃饭了。

要不是第二天有事上网查资料又鬼使神差般的去了聊天室，也许我们会像没事发生过一样，彼此不会在意互相的存在。那天灵告诉我，晚上有同事开party，不能来“赴约”了。我很“宽容”的说：“没关系。”结果她又“满怀歉意”问我要电话号码，大不了再多个哥们我想，于是毫不犹豫的给了她号码。“有空给你打电话。”明显感觉到对方有一种占了便宜的满足感。看着她打出“bye”然后匆忙下线的样子，我自己对自己说：“谁怕谁啊！”

考完试的第二天，正好是礼拜天，我在睡梦中被电话铃声吵醒，“你好，请问木杨在吗？”

“你是……？”我打着哈欠反问道。

“灵！”

“啊！”立刻被惊的睡意全无，灵真是女孩！

“我们以前认识吗？为什么要约我见面？你到底是谁？”她不给我任何思考的机会，说话很快很连续，我想，当时如果她站在我面前如此发问，我一定会难以抵挡，低头认输的。但是我有我的“秘密武器”——笑，不管是傻笑，痴笑，还是干笑，假笑，在电话里听来都是一样的。只要有笑，就必定有“效”。

于是傻笑几声后，我开始自如应对了：“想不到网络上居然还有您这么直率真诚的朋友，真是我们这些诚实网民的骄傲啊？”

她笑着不再追问了，不知是什么原因，原本应该很尴尬的对话慢慢变的轻松愉快。放下话筒的时候，吃了一惊，我们竟然聊了45分钟！

……

又是一个很灿烂的星期天，我也有着无比灿烂的心情！因为，我终于可以和可非见面了！在南下的火车上，我一直在心里练习着见面时一言一行，幻想着可非的音容笑貌。

打完电话在校门口等她的时候，我想到了“第一次亲密接触”，大约十分钟后，她来了。看着她越走越近，我笑了，她也笑了。

真见鬼，练了半天的见面用语全忘了。她笑着点了点头……有些默然，也有些木然的，我和她漫步在校园的小路上。天南地北的胡乱扯着。可非不是那种亮丽耀眼的女孩，但是很纯净，淡淡的，像秋天的微风，很温适也很亲切……

后来的事，记忆中已经有些模糊了，只记得和她一起去了森林公园放风筝，我们的风筝老是和别人的缠在一起，于是可非就停下来解那令人头疼的线圈……即使到现在，在我脑海中还始终有着这么一只风筝，飞的老高老高，只剩下一个黑色的小圆点，最后终于消失不见了……

当我送她回宿舍的时候，她突然问我：“你……还会来吗？”

“你希望我再来吗？”我笑着反问。

她低头不语，沉默片刻后，我对她说：“我走了。”

“嗯。”她还是没抬头。我故意踌躇了一阵才叫车，希望她说些“你不要走”之类的话，但是她始终没有说。“bye”拉开车门时我说。

她没说话，只是朝我挥挥手。

车开动的时候，我看见她突然紧跟着向前跑了两步，心中一动，对自己说：“如果她再跑一步，我立刻下车不走了。”然而，我看到的却是她缓缓离去的背影……

不知是什么原因，回家的路上看到满天繁星时，我突然大哭了一场！

……

坐在电脑前看着以前可非的E-mail，慢慢的看一条删一条，因为我知道，我和可非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了，现实的尴尬隔断了我们共同营造的虚幻浪漫，渐渐的，我们的E-mail越来越客气，除了学习几乎什么也不谈。

就这样，很平静，也很无奈的，但有时也会在午夜时分独自在那个给过我无限幻想和希望的小城网站的聊天室里静静呆一会儿……

看似繁忙实则无聊的活动开始充斥我的生命，读书、打球、郊游、聚餐又成了我生活的全部。毫不经意的，灵又出现了……

也不知为何，和灵特别聊得开，她是一个很率直，很能让人开心的女孩。每次和她的通话时间都会不由自主的加长再加长。也许正是因为与众不同的相识方式，使我一直把她当做自己的知心哥们，很愿意和她敞开心扉说说话。

后来，在一个很无聊的中午接到灵的电话。

“嗨！木杨吗？”

“你好，是灵？”

“嗯！事情是这样的，你有空没有？我今天顺便来你们那儿，下午公司有车。”

“你有空，我就有空。”

“我，我当然有空”她显然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回答。

“那我也有空”（她后来告诉我听到这话快气得吐血了。只好自我安慰说：“这人还真是块顽石，幸亏美玉跟顽石是同出一家的，否则还真得不敢认他了”）

“那么，你来么？”她说。

“我当然来，什么时候见？”

“七点，如何，你有什么信物吗？不会傻到拿一枝花站在那里吧！”

她笑着说：“你这是要逼我买花吧！”

我也笑了，平时和她玩笑开惯了，彼此毫不介意。

“不是啦，这样子吧！你拿本书吧！”

“我会这么傻吗？”我自己对自己说。嘴里却说“OK，好的，地点？”

“那就在文化宫见面吧！”

“那就到时见面吧！我一个人来，你呢？”我故意逗她。

“OK，不见不散，警告：不要放我鸽子哦！”没等我回答，她已经挂机了。

那天，我见到了外表和说话一样干练的灵，虽然她迟到了十分钟。短发，咖啡色的短装，背个小背包，急冲冲的跑到我面前，抬头说：“你是木杨吧！”这就是我第一次看到灵时的全部印象。

灵是个很守信的人，不管玩笑与否，只要她答应的事就一定会去做。就这样几个礼拜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又见面了，起因是她和我打赌输了一顿饭。

.....

当我跑到约定地点时，看见她正拿了个大包，很孩子气的站在街沿上张望。

“什么东西？我来拿吧。”看她那不堪重负的样子，我伸手想帮帮忙。

“现在不能给你看。”她很急的避开了。

“我现在不看，就拿着，行了吧。”我笑着妥协了，然后接过那包沉甸甸的东西。

快吃完晚饭的时候，我问她想去哪儿玩？她答非所问，一本正经的说：“你还记不记得我说过要带你去摘星星的事。”

“今天摘？这儿有比较空旷的地方吗？”她似乎很满意我这种一无所知的态度。

“有啊.....”“我们走吧！”（雷厉风行——她一贯的作风。）

于是，糊里糊涂的跟着她上了的士，然后糊里糊涂的和她在离学校不远的广场边下了车。

广场很大却没有灯，惟一的光源是几盏昏暗的路灯。她拉着我跑到广场的中央，很神秘的对我说：“现在，你可以看包里的东西了。”

扯开严严实实的包装纸，我惊呆了，各式各样的烟花展现在面前。要知道，那时已经是四月，不太可能买到烟花了。

灵微笑着递给我一包火柴，我长长吁了一口气。将烟花一一点燃，顿时，整个夜空幻出一种奇异的色彩.....

就在这样动人的缤纷中，我和灵跑着，笑着，跳着，在烟花编织的童话世界里相互追逐；跳跃的火光照亮了灵的笑脸，相识这么久，第一次发现灵的笑容竟也是那么可爱动人.....

在广场恢复昏暗的瞬间，灵塞给我一个很精致的小玻璃瓶，里面装满了各种颜色的“小星星”，在黑暗中甚至会闪闪发亮。

“星星？！”我脱口而出。

“没骗你吧？”灵侧着脑袋，很顽皮的问我。

那晚的烟花一定会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正如那远去的风筝一样，都是令人心动的美好瞬间。

“我们走吧。”她说。那晚，我们走了很长的路，说了很多话，似乎走的都是空旷的大道，看到的都是昏暗金黄的灯光。

“再过50年，你还会记得我吗？”她问我。

“50年？那时你一定老的连路都走不动，牙都没了，见了我一定会把木杨说成‘磨牙’。”我习惯用玩笑来逃避难以回答的问题。

“50年后我们还能像现在这样吗？”不等我回答，她把玻璃瓶里的星星都倒出来了。

“你干什么？”我很奇怪她的举动。

她从通讯录上撕下一页纸，连同笔一同递给我，“写句话吧。”一如往常的干脆。

我写的什么，现在也记不太清了，总之是些高兴开心之类的话。她看都没看，折好放进小瓶里，然后自己也写了一张塞进瓶口，很仔细的封好瓶盖。

我一直在旁边静静的看着她，正如这寂静的夜和周围沉默的一切……

后来，我们一起在一棵小树边将瓶子埋了下去，这一切都在很默契的无言中完成了。

“50年以后，我们一起来这里挖开看。”她站起身，一边拍土一边说。

我点了点头，心里酸酸的，她那里知道，这里属于旧房改造区，不出三年就会夷为平地。

“你不许先来挖，我们拉钩。”她似乎很高兴。

于是，像小孩般的，我们有了这个50年之约……

那天以后，我再也没见过灵，打电话到她单位，同事说她辞职去了北方的一家公司，没留下任何联系方式。我终于知道其实灵在欢笑背后一直有着自己的苦衷，可她从来不和我说她不快乐的事，就好像她从来不懂得什么叫难过一样……

报纸上已经登出了拆迁规划，那片旧房也在应拆之列。我请了半天假，去看看那棵小树，但是我没有，也不愿破坏我和灵的“50年之约”，也许，我还期望着，能有一个同样烟火缤纷的夜晚，和灵一同捧出那曾经装过满天繁星的玻璃瓶……

打开“猫”，拨号，上线，曾经是十分熟识的动作现在也变的有些生疏了。看着聊天室里那些陌生的名字，我有一种“恍若隔世，物是人非”的感觉，网事随风，一切都如风般悄然逝去，去时比来时更飘忽更迅捷更捉摸不住……“当……”是灵的E-mail！打开，很短的几行字，是一首歌词：

我看见自由的鱼，水面很透明，我看见天上的云，空气很透明，我看见窗外的雨，玻璃很透明，我看见快乐的你，眼睛很透明，我的心最透明，每天为你抹干净，让你一眼看尽，没有任何秘密，我的心最透明，不愿你为我担心，让你一眼看清，我思念的水平。

时间是4月12日，是我们见面后的第二天。

鼻子有一种异样的感觉，眼前一片模糊。我，又哭了。

爱之鼠标：

爱情不会因为理智而变得淡漠，也不会因为雄心壮志而丧失殆尽。它是第二生命；它渗入灵魂，温暖着每一条血管，跳动在每一次脉搏之中。

——艾迪生

原来，我的网恋在咫尺

丹丹是我为她起的名字，认识丹丹的时候，她刚好20岁。很偶然，她是在一个BBS认识我的，并加了我的QQ。

丹丹是谁呢？

哦，丹丹就是网名叫“轻舞飞扬”的女孩子。

在一个晴朗的周末，青晴、雨心、乔和我一起去宵夜的时候，青晴凑得很近，用令人窒息的口吻对我说，韩兵，明天我们去扬州，你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你有没有搞错？”

“就要你去！就你！”

明天下雨怎么去？于是青晴说她早就打气象台电话了，明天决不会有雨。唉，这个青晴，总是那样骄横跋扈，也只好由着她了。

五月的江南虽然时阴时雨，空气燥热，但透过车窗却依然能感受到春天的浓郁气息，沪宁高速两旁，已是绿色的海洋，有晨风掠过，碧波连绵，小鸟竞翔。青晴与我同坐，她更是像春天里绽放的一朵鲜艳的小花，楚楚动人。本来嘛，青晴就是我大学时的班花，在那时风光了好一阵子，引得邻班的好几个男生不时的追逐，但小女生却嬉笑玩乐，有时候她狗急了，竟一口咬定我，说是名花有主，害得我可是百口莫辩。

哎，给你话梅，话音刚落，青晴的小手已经调皮地将话梅送过来，并塞到我嘴里。

“怎么样，好吃吗？”歪着脑袋的时候，青晴真像个十几岁的小孩子。

“当然好吃啦，你没见韩兵的眼睛都眯起来了么。”雨心在一旁打趣道。

“是嘛，酸溜溜的哦！”青晴就这样鬼的可以，明明说了人家的坏话，却一脸无辜的样子，还瞪大眼睛傻傻的笑，让人无法拒绝这样的天真，雨心也不例外。

“真是个小魔女！”雨心说。

乔总是望着窗外，很认真的样子。

因为旅行社的车早晨出了点故障，发车晚了，于是临时决定先到镇江，晚上再赶到扬州去。

也许是白娘子千古美名的缘故，金山寺人流如织，人潮涌动。

乔是一个内向、本份老实、不善言辞的人。

“如果我是许仙，我一定不会听信法海的话！”他说。

“那你一定不会许仙！”我听见雨心的声音，很低，仿佛是空气里飘过的一丝飞絮，轻柔却不着边际。

现在的女孩子，早已经把那种不善辞令的男孩子给忘却了，她们更愿意听到那些花言巧语。哎，可怜的乔……

我看到雨心，依然是一个人走在前面，飘扬的发丝宛如一泻飞瀑，在午后的阳光下反射出晶莹的光晕来。

日落黄昏的时候，我们上了船，雨心说要看看长江浩淼的水面，便径自下车去了，还有那个“保镖”——乔，也接着跟了下去。这时候，我发觉青晴在有意的拽着我的手臂。

干吗呢，又不是我的恋人，我心里嘀咕着。

窗外，一轮红日依于水天之间，碧波万顷，犹如镏金溢彩一般，雨心娇小的身影就镶嵌于金色的辉光之中。在金色的辉映下，亦梦亦幻的情景不禁又让我想起了丹丹，也是那样的虚幻并且真实，也是那样的一件粉红的衬衣，在我的梦幻里游移。

“你喜欢她？”青晴问我。

“怎么这样想呢？”

“可你怎么就一直在看她呢？”

是啊，我为什么看她？我为什么老去看她呢？我疑惑，也许是因为丹丹。

“你看着我！”，隐约中听到了青晴的呼喊。

乔做着手势，似乎在对雨心说些什么。

车到扬州的时候，已是满天星辉了，我们胡乱用了晚餐，便早早的倦缩在了房里。

我倚在床上胡思乱想的时候，手机欢快的蜂鸣起来，不用说就知道是丹丹打来的。如果